張文定公紓玉樓集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二

序三十一首

大司空紫山胡公致仕詩序

昔楊巨源歸其鄉韓退之爲文送之引疏廣受二子爲比以稱歎其賢夫古今人仕者止者率未有凖自疏迄揚數百年間而史傳所褒昌黎所頌乃僅此兩事人情知止足脫屣富貴眞難事哉且黎昌之雄學識勳猷如陸宣公裴晉公者豈非絕代英豪也哉而皆不免於低徊末路蒙譴辱而詒後世之譏仙尚何望焉昌黎親見其事安得不重感於巨源而追歎二疏子之事也甯

京工部尚書紫山胡公以今年春上疏乞致仕其詞懇甚遂得旨以歸公以進士爲監察御史爲大理丞爲都憲爲少司寇皆有治績可稱訖比爲大司空於留都奏減浮費數千公私賴之

上雖暫聽其去而他日求舊之舉終不能釋公而他之顧今日之行則誠有足重者出城之日公卿而下送者車馬綿數十里不絕既飲公酒復爲詩歌以推大之宛然見漢唐氏之休風焉邦奇與席末執爵而言曰昔者疏于楊于皆以老避位公年未及耆形神如少壯一旦

飄然引疾而去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吾於是乎不信諸公皆應曰然而少司徒鷗溪楊公嘗與公同寅相知尤深遂屬予書以為序

壽徵圖詩序

節推裔君之蒞四明也尊翁儉菴先生送之任衣冠儼雅神清而顏渥越三年為嘉靖乙酉先生壽七十七月五日初度適節推君考績當北上道出維揚四明大夫士聞先生精神氣貌猶昔也繪壽徵圖且咸為詩歌裝池成帙寓歸以獻而邦奇為之序曰先生之壽也所賦於天者厚也所感乎於天者審也是故以智慮恢家以

恬淡節性以慈愛撫遺孤以馹倫之贏贍宗黨以寛平正直理鄉閈之失得抑猶末也敎其子成進士清刑于四明以廉慎訓官守以素金佐私費節推君得仰其訓介其守専意于訊讞以惠吾明之民先少保公之遺緒駸駸乎加光昭焉是故先生之德維揚德之吾四明之民德之其究也天下將皆德之夫因視聽於民所好好之所欲福福之非天乎故曰所賦於天者厚也所感孚於于者容也學士大夫謂先生生老而益壯寵榮閎來爲圖爲壽其壽之益永以享有遐福蓋徵諸其貌也徵諸其年神志慮之完也而吾又以徵諸天云

貞孝詩序

紫陽鄭日宣名三德者信人也爲予言其祖母余孺人之貞孝予信之孺人年十七歸于鄭姑性峻急毋有意欲少稽違輒盛怒不少假借孺人常豫揣宿備不則巧制疾應用馴得其懽心家故裕也未中身喪厥所天遺孤又方髫髻家乃日凋耗而能以煢然一身支門戶百需茹艱納苦殆萬狀不自卹舅嘗病不能離牀第三年凡抱持抑搔煎滌爬剔節煖寒致滋味往往鞠脃希韝罄勞紆慮如調護嬰兒焉而舅若姑卒皆以耄耋終蓋安其養云孤既有室矣有過猶被箠楚其嚴毅不啻姑

忌又如此三德未毀齒時於舟中得遺錢數百歸而藏之舟人還求之不得悲憤移時而去孺人廉知其故急召還之鄉里耆宿每歎孺人賢德寔昌鄭氏三德果以明經領鄉薦歷官南京國子助教恂恂不妄言動其同官暨諸縉紳在留都聞其言亦皆信之皆曰今烈女傳自古自虞姬以來上下數千年間所載婦德有數也其兼是純孝久而不衰如孺人又胡可多得耶使今天下足閨帷者聞茲風也併儆勃谿之俗不可以少革矣哉乃或立傳紀其事或爲詩歌咏歎其美積至成卷帙題其端曰貞孝而予因序之

和放翁律詩序

陸放翁詩在宋稱大家蓋其天性沖夷又居閒之日多故能不奔於俗而恣玩於人情物態之間及夫感憤不平又時有以激其中而悲其氣故其詩日有濃郁爲劇飲貧嗟乎亦何嘗不爲佳何資耶是以傑然成一家言而當其特名能詩者亦往往斂手避至以李白擬之詎不信夫抑宋三百年士之食豐祿處崇爵身死而名滅者何限也而放翁至今以詩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松坡馮先生舉進士試政於郡縣未幾超然解去蓋家食二十年矣而恬泊無求之節坦夷眞率之心又適與

放翁類於古人詩若書蓋無所不讀而其好放翁獨深間取其七言律詩盡和之豈非聲氣之同曠數百年而相感者耶夫詩以七言律爲難而次韻尤難先生之作視放翁殆不多讓安知後人之視松坡無若今日之視放翁耶且夫子大聖猶以不試而藝向使松坡終縶官職役役簿書之勤未必能工詩如今日釋彼而取此所得不既多乎昌黎謂椰子文章視爲卿與相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予兹於松坡亦云松坡名應奎字景祥鄞人與予同舉進士詩凡若干首

章貞詩後序

貞正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則貞矣常事爾曷爲乎章之人之情娛偕老則易處孤㷀則難變而不失其常者貞之至也夫是以章之也孰章之吾四明之文士也孰爲章之爲鄭毋高也高閭望族也閫之去四明數千里婦人之義閨閫不踰也而千里之外章之被其德也何德乎高年二十有五而喪其所天將其子鄭侯崇善者甫五齡誨而立之卒登鄉薦授定海令踰年而政成四明之士被其澤而知其所自曰毋教力也夫惡得弗章之也其章以詩何嗣栢舟也蓋將播之天下以爲閨梱風焉則不爲徒章之耳雖然高

亦豈容心於章也膏厚而自光標挺而自見爾詩既成帙復虛其左何有所俟也高之節

朝廷既旌之矣彼宗善者著政於一邑又將益勉而進焉尊高之貞豈特四明云爾哉其序何序所以作詩之意也夫女懷淸臺築於秦善矣司馬公乃謂其以貲得之列之貨殖之傳是以利不以義也況足爲天下風乎而淸之德晦矣乎賞從史官後特序此詩以風天下且以愧夫爲貨殖傳者

懸高味別序

東橋先生顧公以按察使侍養居留都數年

天子嘉其才欲用之又念其尊人之高年謂浙江去留都最近乃江西按察使尋遷浙江右方伯未幾遷左先生重違

天子之明眷筮日戒行肅川子邦奇設餞于憑虛閣時涇野呂子黃巖劉子東郭鄒子貞齋江子皆自翰林出仕于留都石亭陳子以翰林侍讀為江西參議督運適至皆先生所雅厚邦奇邀之合餞焉酒酣謀所以贈涇野子曰子儕仕留都辱先生以道誼文章相劘切于兹有年先生其行哉夫遠近去就何常惟厥攸居乃賦崇岑黃巖子曰昔在成周召公子蕃續兹戎功以康濟斯

世非先生其誰宜乃賦憑虛載賦于蕃石亭子曰浙先生所習游也玆其中惠用休輸袤自親輸忠自民乃賦江城貞齋子曰願先生無昵于庭闈其光圖大孝介君子之攸期乃賦春明甬川子曰先生勤小物識大體明天子求賢如不及將鈞衡是寄且玆陰雨方霧壯輿决藩濟川舟楫諸君子咸有待焉先生其先之乃賦霽日是日也東郭子以疾弗克會翌日聞之賦惠風合諸君子之詩凡七首分韻以李句梨花梅花參差開七字蓋是會也在一百五日之先卽所見焉卷成石亭子題之日憑高詠別

東塘詩序

天無言聖人有言有言明中之天無言幽中之聖六經之文日星之昭垂也四時之運聖謨之洋洋也人欲作不善明有天而幽有聖其將於明乎作諸其將於幽乎作諸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之命也而聖人言之語曰畏天命畏聖人之言此之謂也凡人之情有不愛其子者乎設或告之曰而子將明得罪於名教而幽獲戾於鬼神則其心譆然傷之違所愛也愛莫如教教莫如善善莫如誠何者天誠而已矣聖誠而已矣匪誠無善匪善無教匪教無愛築數椽之居置數

頃之產閔閔焉望其子之守之也而守不守卒不可知也斯亦悲矣程翁廷振者與其於是買田築室於祁之東塘不命其子曰守吾田廬爾也而命之游名縉紳之門以厚其師資如其愛如其愛夫人之常有師斯學學斯問問斯知知斯畏畏斯誠誠斯聖聖斯天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之謂也翁長子清聰穎多藝能然而恂恂乎靜若聽虛若應將爲誠身之學者也頃來京畿從東郭鄒子者游而一時名賢多與之且曰翁之善愛子也其子之善承父之志也巳而由東泌張子過甬川子甬川子爲之序相師之義俾歸以

掌科丘君考績之京詩序

一人之績而可以稽天下者宰相言官是也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昔人有是言矣伊尹之相湯也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稱嘗大其志高其功而究其所以能之者無他術也其告太甲曰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夫天下者聯屬而爲一身者也會天下之善而無遺也通天下之情而無間也然後能被天下以澤而無外也是其勢固然而不可易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猶五身一肢之病也而

况諫官吾身之咽喉乎梗咽喉而猶四肢吾未見其益也是故諫官之得其言與不得其言而宰相之得失見焉第或矯以沽名激以挑釁輕以失實留以恣情泛濫以充責毛舉以示察使天下諱聞厭見以為不如勿言之愈者是諫官之過也因其過而并遏其無過障蔽乖隔上有瘝而不見下有恫而不聞則非諫官之過也須野丘君時峻掌南京禮科今三年其有言也忠亮剴切而不為訐慷慨直遂而不為激軒輊天下而不任其情周知事變而不苛其細其於天威民岩政本治機恒懇懇言之而

朝廷亦次第而用之邇者天下會同之期大明黜陟之典凡君所論列悉見敷施十不爽一二天下莫不曰君之善於言也如此君之識治體不苟於其職也如此吾君吾相之善用人能使言官之得其言也如此昔人謂諫官與宰相等然相有業也待諫官以成有德也復賴以顯也其相須之殷又如此也而庸可忽乎且夫善用於人者必善用人能進言者必能受言則夫宰相之器固已見於諫垣之日矣況今之諫垣卿相之階梯乎會天下之言盡天下之情無遺於匹夫匹婦以與吾君咸有一德光紹阿衡之丕績又將於君乎望焉然則

節一、、而驗天下由三載而占無窮重矣丘君今日之行也於是南都大夫士相與出餞於西城復爲詩歌以雅之、、固屬予爲序

葛峯歸樂詩序

葛峯翁氏名會符官族也以太學生授金谿判簿甫歲餘輒以老請金谿之民數百人詣所司懇留之又半載始得釋去歸家課子孫玩山水以自適其孫南京兵部武庫主事大年請凡能詩者賦其事裝潢成袠題曰葛峯歸樂而謁予序之翁伯氏兵部侍郎南川先生與予叔父岫雲先生同鄉舉予復辱同朝武庫與吾從子仲玉

同年進士今又同宁留都世好五十年聞翁之風致久
矣爲之序曰富貴利達人之所欲也得則欣失則戚者
天下皆是也獨奚樂於歸爲嘗聞之元結有言今之仕
者耳隨人聽目隨人視口隨人言鼻隨人嗅心隨人意
夫耳目口鼻心具於吾身曾不得一有焉亦奚樂於仕
爲且會稽山水靈秀名天下公歸而於焉啓處於焉游
憩萬籟交吾耳則絲竹不必近也庶象呈吾前則綺麗
不足珍也野芳林馥四時代至則蘭麝可屏也吟咏性
情陳說今古則珍腴有餘也無欲不遂無求不得清虛
恬泊之鄉無所爲而不自適其樂何如自抑翁斂厥遺

餘課諸孫且成名矣行將施翁之所未竟其樂不有大焉者乎吾見頌聲動寰宇而祁寒暑雨怨咨無作也禮教布海內而顛連紆戾情態無見也治至之馨香日聞而俊乂之旨言常飫翁其不出戶庭後天下之樂而樂矣視彼趨一身以徇人終其身薾然疲役而不知所者其於人生苦樂相去何如也書以爲葛峰歸樂詩

輓詩序

輓者以紼引車也喪車行自知以上輓焉古也詩者亦以相也鄰有喪舂不相輓而相哀死者之詞也詞以哀死則無惡於相矣序者序所以作者之意也孰作之吾

四明之大夫士也孰爲作之爲封大理評事莆田林公也莆之去吾明千餘里明之人士於公無識也非識其生非哀其死禮也况相去千里而遠哉輓且無由而安得有所謂詩乎然人固有居相比而情不相能者終其身相周旋而莫之洽也情苟合關風而慕之矣固不問千里萬里尚奚族識其面哉公莊而毅直而惠慈而有文居於鄉鄉人宗之飲則爲大賓淑其子肅于朝朝中之人知其賢守於四明四明之人沐其澤而思其自也曰吾侯之克于德也公成之也且公嘗誠吾侯矣曰毋朘而民財毋傷而民力旣厥心用休于爾朋侯

之以其德遺我也公亦與有德也是故明之人慕公如弗克見也而今則已矣若之何其弗哀也公既沒吾侯制當去明人曰於乎天而憖遺公一日則吾民一日之賜也而今又已矣若之何其弗重哀也於是其大夫士工部尚書楊公而下若干人吏迭爲之詩聲其哀也詩若干首不曰哀而曰輓附諸古也古有黃鳥薤露諸詩行於今將俾是詩嗣行焉耳

崇安縣令陳崇志輓詩序

正德丙寅太平陳君崇志將赴崇安卒於淮其友樂清侯希召至京師以予稔知陳君謂予曰崇志之二夫人

皆惜之崇志坦夷和易直諒而有情又長於詩歌善談論與之處久而不厭見之使人愛之夫其生愛於人也其死亦必哀於人且以崇志之才使盡試成就未可知而天遽奪之將焉所恃以為不朽者是其責在我崇志登進士仕京師久知崇志多者宜莫如京師吾今至京師將試藝於府官幸而見知有司得以效職於明時吾志也然有命焉猶可諉也至於為崇志圖不朽者吾將孰諉哉予聞而愈悲焉舉其言以告夫素知崇志者則皆戚然應曰諾乃相屬為歌詩以聲其哀以揚陳君之德而成希召之意先是亦有不佞希召之言而為之者

希召咸采輯之裴潢成秩凡若干首嗚呼今世所稱輓詞甚多然或出於父兄子弟之相爲以求於人而其應之者亦以夫生者之情不可違也强而爲哭死之詞則其情虛矣陳君早失怙恃死而無後而人之哀之不啻若爲其父子兄弟然非夫人好德之情歟夫好德之情雖百世其容有間哉陳君其可以不朽也

送石泉王公遷山東憲長詩序

山東之地交畿輔權豪勢宦絡繹其地檣楫而轂擊征需徭役日興于上加之以侵漁重之以呵奪而民困已極其民强者悍戾而難服弱者顓蒙而易凌邇歲萑苻

竊發逋亡者半今乃以區區僅存之民而膺無已之辛螫其不能勝明矣臬司之設固惟雪冤滌汙抑強而植弱是非枉直休戚甘苦上而百官得以問下而萬民得以察誅既往懾將來以保我顓蒙之民職也居厥職服厥事得則行不得則去義也人唯怵於利惕于威瞻顧於得喪存亡之間於是乎以剛柔爲吐茹眚災者刑而怙終者或赦譬則敝笱在梁任物之出入而莫之禁尚安望其陳臬事而綏民生乎盖一身之利鈍膠于心而千萬人之休戚遂渙而不屬勢也石泉王公舉進士令於儀封以善政聞擢官秋曹稱明且直焉未幾以侍養

告家居垂廿年旣而奸倖得志摧抑忠良或謂公曰親
終矣盍仕諸公曰不可疏乞致仕其出處進退一視諸
義而不以在外者膠於心盍如此故其副于閩臬貳于
湖藩職舉而人蒙澤焉當道知其賢擢總憲于山東夫
總憲者責專而任重公心無所嬰于外激揚導勵惟察
惟法强禦無所畏而怙終者必刑吾見齊魯之民之蒙
澤也聞公之風者其曰山東之民徼王公其誰實綏之
士大夫蒞官行政果必自乎昔不可誣也湖之藩臬洎
都閫諸大夫重公之德而榮其行醵餞公于黃鶴之樓
各爲歌詩以贈之予不能詩故序

送高僉憲考績之京詩序

官不問京外三載一考績制也濮陽高公德章僉憲于湖南逾四期矣而後乃今考績焉賢也何賢乎湖湘邇歲多災沴居圉無安者丙子之春高公秩滿將之京當道憫郴衡弗靖也靖之非公不可乃奏留焉而公以是遲遲其行也詩者其同寅憲副東麓惲公守巖汪公所以贈其行也贈行則曷爲乎以詩榮公之行而惜其別固不能已於言也何榮乎公始以進士尹霍丘再尹魏邑至而民悅之去而民慕之以是獲

聲稱於當路而擢司諫於留都不事矯拂而鍼否白政
務舉動必協輿情焉茲其績之所素著者也而今且布
威德於湖湘之間薦剡交騰于
朝著之上矣由是而考最天曹於以益崇厥爵而大厥
施非過也宜也若之何其兆榮之也榮之則曷為乎別
之惜同寅之情也且匪直情之私也公明敏而端厚言
則醞藉而有餘味施諸政事不激而不隨按部之下民
罔不畏且懷焉蓋若是乎其賢也去歲
奏留之餘冒酷熱涉洪漲深入煙嵐之境病乍愈訟者
息寃攘者遁已而航粟于漢沔而疲羸者賴以全活蓋

鄱陽之湖既而謂名山大川在湖南尤勝乃遡漢江而上至於鄂渚南遊洞庭沿流至於蕪湖登覽金陵之勝望金焦之山而徜徉焉故其胷懷曠朗與人交怡然待之久而未嘗有忿色怨言今老矣風情猶昔也然龍氏廬陵望族翁之出遊也人樂與之處故家日以饒其子若孫復忠信聰秀克承翁志若翁者無乃子長陶朱之徒與風晨月夕撫湖山之勝而酣歌笑傲不復知人世之有寵辱枯榮翁之心其樂矣哉視彼繩樞甕牖跼蹐以終身者譬則鷦鷯入谷夏虫疑冰不亦悲乎夫以超然之身而若匏瓜之繫惡在其靈於物邪吳楚賢士夫

多與翁文贈之詩至盈鉅卷爲之請予文者予鄉友曾與翁俱遊江漢之間能道其詩云

公餘淸玩詩序

四明勝處以東湖爲最然未聞有焯然擅名其上以與之俱勝者若賀氏鑑湖柳子愚溪皆隨其人以益勝顯而東湖之勝非鑑湖愚溪比顧獨使落寞如此豈其樓遊者衆而不專名哉抑將有待也天下奇山水甚多人知好焉者亦不少漁樵之人終其身出沒山水間可樂也彼見其紆朱拖紫之流猶嘖嘖歆豔誠有知山水可好者又或羈絆於市朝而不得遂天下之事恒與人不

相值如此也光祿署丞繆君永東世居湖之西涯為四明望族繆君生長其間於湖之風景宜所飫遊而厭見仕京師且若干年於山水之情宜日以漸遠而君且惓惓不忘至取古今所繪花卉禽蟲山水之屬凡湖之所有者萃以成秩公餘玩焉以自樂蓋謂羈絆而未遂者邪不然則與地俱勝者非君其誰也顧詠歌之士未有及湖之勝槩而徒屑屑於圖繪之間無乃未足以慰君之情乎予既雅好山水又生長四明自幼聞湖之勝欲往遊焉而迄今未遂其使予慨然而興懷者非茲圖也邪他日得果東歸之願尚當遊君從游烟波凌島嶼將

復有如賀楙二子之作以遺吾繆君請姑以斯言識也

酒籌序

酒何爲而有籌節飲也飲以成禮亦以洽情爲乎節之弗節則過過則情蕩情蕩則禮廢是故飲必節也而禮斯成焉而情斯洽焉籌何以節飲詩繫於籌各有攸指隨其所值而觶行則與飲之人有飲有不飲者夫是以有節也然則何以成禮而洽情詩之所指有貴貴之義焉有賢賢之義焉有老老之義焉有逮下之義焉有勞踈遠厚親故之義焉數舉之後參差而遍是禮之所以周也禮周情亦周矣然而人有情也籌無情也以有

情之人假無情之物以行雖偏而不怨多者不以爲繁而少者不以爲簡不惟無無繁與簡之嫌也或中或否或巧或不巧而歡笑資焉則情於是乎益洽而禮亦以和而至矣是籌之妙用也賓筵之詩曰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夫監與史具設而猶有不臧者焉孰若籌以節之勿使之過之愈乎夫籌可以代監史而功實倍之雖欲勿用哲人其舍諸

送都憲海山王公巡撫寧夏詩序

海山王公舉進士令鄢陵三遷而至憲長迺者寧夏缺撫臣

上用廷議特拜僉都御史盖内臺重任由外臺以遷於
今固殊擢也而人猶以爲常何哉非常之典以非常之
才膺之則固不爲異也逆瑾之竊柄也公嘗得殊禍矣
盖戍遼東者凡三年而公方究麟經授羣子弟曾無戚
言慍容而天下莫不以爲究及今撫邊
命下公處之若固有喜色不少形而天下莫不以爲慶
鄢陵公大父南園先生之治邑也嘗辨冤獄數十邑稱
神君公至而邑人讙曰神君之後也其將復活我矣四
年治行最天下遂擢監察御史正色敢言罔所顧避按
行邊鎮振飭條綱事不分巨細歸諸理人不問強弱正

諸法儉邪嗤之偵變而泄其怒盖公之得雖以此故天下宼焉逆瑾伏辜則起副蜀臬防禦宼攘悉意經畫謨猷節槩籍甚人口於是擢湖臬長洗宼而滌穢爬垢而解棼曾未踰歲而臺憲肅清莫敢奸其政盖公之德煦然陽春而不刓矩矱其治人風裁凜然而主之以平恕臨大疑無難色遇細事無忽心積功懋勞未嘗以自言而當道交稱僚屬吏民胥悅服殊擢之加人固遲之久矣故天下慶焉人固期之已固宜之恩雖殊吾將不以爲常乎哉夫殊恩榮也得之以其常又榮也方今虜宼弗靖西北

邦家之重鎮長城大阿震懾而驅除之者非公其誰宜
敕壹既殄入而秉朝政佐
天子而貞百僚亦唯公是宜也然則吾儕之榮公茲特
其始焉耳公行有日臬副憚公告於藩司都司諸大夫
出餞于江滸且各為風詩以贈之凡若干首蓋為天下
榮公而望之以非常之業云

送都閫劉君陞任滇南詩序

國家制治保邦詰兵于無虞天下郡縣分立衛若所歲
時肄練焉以無忘警惕合一省衛若所之兵屬之都司
則古者分閫之寄其責任固專且重滇南歷貴陽而南

去京師四萬四介閩十是者

朝廷尤慎選以遣中山劉君在定州爲望族承世功授

僉州衛指揮使少嘗學舉子業累試失利遂取孫吳諸

書讀之盡得其長技正德戊

國家加隆武舉之制君適在選衆號得人既而逆瑾怒

諸武舉士不以重費見矯

制分戍諸邊君得甘州益奮曰茲獨非策勳地邪遂欣

然行時總制方公叢見而奇之每令提兵當虜有戰守

功瑾敗召至京進秩都指揮領兵三千人居禁中備非

常歲甲戌湖廣都司僉書員缺大司馬以君薦至則攝

纂視事廉公勤愼爲撫按藩臬諸公器重會郴桂徭弗
靖鎭巡奏集土漢兵討之君哨前驅斬首數百級班師
論功居最奏未上適有
命掌事於滇南予嘗觀之軍政在今日爲甚潡而當其
事者其勢爲最難設兵爲民制也今也民旣出賦以養
兵兵又弗獲食也而兵民之困皆極兵困而氣悴狡者
亡愚者役以斃卒然有變又於民乎取之則是驅市人
以戰難乎其冀功矣滇南百夷雜處勇捷而好鬬古以
爲患戒
國家平定海內際天所覆罔不臣順今總兵黔國沐公

世濟勳德仁以恤民而作之以勇百餘年來民富兵練職有由然劉君明敏而果毅累著聲績今又得大賢總戎者事之則因易爲力矣行將坐宣
朝廷之威德使黔巫伽佗之閒永如磐石豈不快哉君行湖廣藩臬諸公各爲詩以贈而憲副惲公嘗與君同事郴桂知君之履歷尤詳焉特命予序諸首簡

西亭餞別詩序

唐宋設市舶使閒或領於州郡兼於轉運已而專置提舉諸司不復預然猶廢置不常而兩浙提舉之司在宋已稱簡靖我

國家威德旁流極天所覆絕海島夷往往帆颶修職
明州濵東海日本夷船之來於是焉止故
朝廷命中貴主其事而提舉市舶之職率選科目豈
士為之蓋重邊隅柔遠人清貨賄勢不可以不慎哉
廣之地富商遠賈帆檣如櫛物貨浩繁應無虛日而
本之來朝貢無常期十數年間僅一再至雖淫工巧以
委載如山而率以其異物博易其供應之節控馭之
方掌於郡守犒待之儀貢輸之數主於中官職提司者
不過撿視之而已士之清修而恬靜者亦樂為之蓋當
重熙累洽海不揚波之日坐鎮邊隅而宜清穆之風於

萬里外國納肅慎之矢來越裳之雉昭
聖天子威德於無疆其職惡可謂不重邪而事簡地清
則上無所爲督過而下無怨訕之虞故任是者苟檢慎
而不擾往往不數載間輒起擢以去況純德廉行如陳
君者哉君閩南俊士自游郡庠名稱已播南服弘治乙
卯領鄉薦卒業太學官于茲土雖其素履厚畜未獲大
施而積德養望爲發軔地者固當在此況四明之士又
交賢而並譽之哉吾見受知當道辭荒陬而騰霄漢之
表以大需其汪濊之澤者有日也既越三載考績之京
吾鄉大夫士餞之郡西之亭咸曰是行也雖來必不久

淹是矣乃各爲詩歌以聲其情焉而屬予爲序

後西亭餞別詩序

甬東爲海嵎孤絶處鮫門虎蹲古稱天險高麗日本暹羅諸番航海朝貢者皆抵此登陸水陸之間異服上下防守固宜加慎而海鄉之民以滄溟爲菑畬每歲孟夏以後大船數百艘乘風掛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汀漳諸處海賈往往相追逐出入鮫門中

國初以翁山險絶內徙其民而空之以絶寇源慮患不爲不深並海要害置衛若所又設巡海憲臣專領其事制法不爲不備然當成化間倭夷掠大嵩覇衢如履無

人之資蓄財物子女擄掠咍笑而去況方今武備非曩
昔比而與方海賈聯睨日熟其可虞者又不止該或爾
矣市舶之設專司貢獻而近復兼與海道則提舉之司
於海隅休戚亦不得以非己所職遂默默而已也夫島
夷以朝貢為名其來也理不可得而距海隅之民恃海
而食其出也勢不可得而圉必使巡海憲臣恒駐蛟門
之內督率武弁慎封守而譏非常則可以無患不然遙
居數百里外平時蠹弊既莫省刷而卒然有警又不能
以相及至於菟去而嗾犬羊亡而補牢斯亦晚矣陳君
克寬以潛山著姓卒業太學官四明之提司三載考績

將之京明之縉紳士餞之郡西之亭各爲詩歌以嘉陳君夫以君敦敏之資加之以廉慎以是見察於監司書其考曰才曰無過而上之銓曹固足以循資而進然君子居其土則慮其民況職業有相關者乎其以吾所聞者告之當道聞之天子爲明州曲突徙薪則豈特三載之績云爾哉明天子方聿新政令凡海內休戚利弊上所樂聞適雲龍之會被非常之恩將不在斯行乎書以爲西亭餞別詩序

紫汝蘭先生詩集序

予讀霞齋梁公遺稿竊嘆夫士生衰世雖有奇才卓識湮淪而不見者蓋亦多矣及觀友蘭先生詩則惟夫平盛之日而猶不能無遺民於山林之下豈稷契巢由自各有見歟而揆其實乃猶有不然者霞齋之詩幽玄而精邃我大父東皋先生嘗爲之序其充養造詣可以因言而識而當胡元叔季抑而弗信固其宜也友蘭先生於霞齋爲玄孫與我大父友終其身莫逆於心一時唱咊之作雖名卿學士鮮能過之使以其才爲舉業于時好則於取青紫何啻拾芥而方其時

國家敷文教紀數十年舉業之式在海隅僻壤猶未能

家傳人習如今日而當路之臣又莫知破常格待天下士是先生之所為困也豈不惜乎今先生之子寅字敬甫者復與我父叔以道誼文詞相交好如疇昔吾父太史公每言先生美風儀善談論聲宏而氣豪一室儼然鋤耰無地蓋穰稏恒不贍而曠焉不以為累則其為詩亦寧以窮而工哉夫良金純璧雖或埋沒一時而精光氣欲卒不可掩如先生之詩亦豈當終晦不顯哉邦竒不佞言固不足為先生重況方退處丘園力又未足以振發幽微顯世誼之篤企慕之深撫是卷也奚容以默先生諱衡字士平友蘭其別號也世居鄞之豐湖為望族

云

和梅詩集序

昔韓魏公論畫謂逼真者爲上世以爲名言而康節邵子則曰觀物者唯于其精神焉耳夫物之精神巧匠之所不能繪然則雖甚逼真亦惡足觀哉若夫詩則豈唯形色之似亦并其精神而形容之世是以貴詩而賤畫良有以也然古之詩文之在六經也如天地之無不容近世區區賦景詠物之作雖亦足以娛悅耳目而於世道畧不加損是特差勝於畫者耳而君子亦奚取焉惟夫梅之生也不惟其風神標格之異而顯泄造化當于

半之初蓋一動一靜之間正邵子之所喜談而樂玩者固不可以尋常卉木論也元釋中峯詠之至於一韻百篇亦既侈於辭矣而吾鄞楊君和夫又從而盡和之何其勤而富也吾聞釋氏以化工生態爲芻狗塵埃而夢幻視之其於詠梅果得邵子之心哉不得其心而習其辭亦何異屠家之禮佛也和夫業儒術抑而弗售以其平日之所研窮涵蘊而一於梅焉發之是以和之不足又自爲數十篇乃巳將無以吾邵子之學正中峰之失邪審若是則茲集也亦不得以尋常題詠論矣

平南倡續詩集序

南者何郴桂之夷也衡於五嶽為南郴桂在衡南又數百里其地於湖藩亦南也何以平夷非猜性狼貪豕蹂出沒叵測遁者勢日益熾肆毒我赤子赤子徂亡籲天俟救於朝夕蓋若是其急也且我

國家土宇版章薄海內外罔不臣順郴桂雖南然際以偪幀於今日襟咽地也柰何愛方寸自刃使襟咽梗塞乎是其勢不容以不平也孰平之都憲鳳山秦公也公撫巡湖湘是役也實合江廣二省之兵而皆主於公是故平南之績皆歸焉稱績何夷狃於綱疏之日久矣曾不自量刼燒我廬舍毀越我城郭妄稱大號煽御長奔

而將繹騷我天下勒兵而戎之固不可不謂之績矣然奚偉乎是績先嘗有攻之者頻兵數月漫以捷聞曾未歲時而跳梁如故公之舉是也蓋將為數十百年計矣且今湖湘非曩時比也征利雜需之餘歲荐大水而公私之耗已極方建議也僉曰時詘甚矣柰何乎舉嬴公曰赤子焚溺詎能袖手戰既刻期總戎楊公卒於道人咸危焉曰必請將公曰是坐失機也督戰如期蓋若是其斷也量險易度便宜計財賦借京儲鹽利經營乾乾罔間晝宵蓋若是其勞也比舉事也不絲髮干民而大侵之歲如屢豐而用之有贏調兵裹粮千里之外如

股掌間而邐邐必中漫數百里嶮巇幽阻參錯之地如
平原小圃豈而蒐之負固桀驁之徒歷世以爲患僅再
匝月而殄滅之無遺育蓋若是其神也君子謂是役也
前古之所希聞故曰偉且公文事武功歷著齊梁之墟
比在湖湘一舉於南嘉而渠魁授首散其𪔅而給之牛
再舉於辰沅條香爐之峯而刳其腹靖嘉其土先聲後
實罔不赫焉而以底績郴桂其神奇卓偉奚疑也詩也
者頌成功也詠其實可以述揚其善可以勸詩之用也
孰爲之湖之大夫士與仕於湖藩若臬者也仕者與其
事而居焉者樂其成則皆不容以無言矣孰輯之方伯

方君文玉憲副惲君功甫也君在公幃幄贊畫居多而知公之發謀出慮尤悉以爲是不可以無紀也昔者趙充國平羌戎人曰必遜其功充國曰何爲必陳吾功使可爲後人法也邪小嫌而湮大計非忠臣之所存也君子以爲善先視充國不艱且大焉者而可以默默也乎敘者序所以作詩之意也是續也劉君用熙序之旣前乎諸詩矣復屬予後何古者獻功在泮泮予職之所司也而官獻赫遠非予其誰宜抑公之意亦欲以文事終古之道也

、川風序

川風川上之風也李公濟之生瀕彭蠡號曰尼川其友張邦奇生甬東郡因號曰甬川嘗及公宦遊漢沔觀洞庭與既則歸隱乎甬川之上而公適來官其土相與感發而爲風詩甚多歲餘公僉憲南粤甬川子贈行四篇合聯句一篇題之曰川風云

慕萱堂詩集序

慈谿周君在功生而失其母呱呱而泣其尊翁少參半齋先生感而悲焉賦詩而哭之在功既長哀慕如幼時鄉大夫士亦多爲詩以聲其哀既成帙其外舅少參西江裘公題其端曰慕萱夫人情於其舊故之相離久而

不相見則慕毋子之情非直舊故也死亡非直低離也則固不容以不慕矣然歲遠則忘情分則奪人之所慕者我知之矣慕榮慕貴慕美宮室慕殖貨寶凡足以玩耳目供四體娛心志則慕焉足以媚妻子私童稚夸耀其鄉里鄉鄰則慕焉其於親非不知慕也而情欲紛熾則固不容以不奪矣在功曰吾毋見吾生不見吾長吾生而不能識吾毋長而不及一日養其悲矣其悲矣是故喪其毋三十年矣哀慕如一日是豈以私情外誘移其心乎哉夫人肢體髮膚罔非受於其親愛其親則愛其身愛其身則出言舉足動不敢忽而況居官處物之

間哉在功方從事都閫行將有官守之寄推是心也吾見其有立矣身立則功立功立則名立名立則將壽其親於無窮是故慕親者如見其生及其至也不朽其名焉夫是之謂善慕半齋先生與西江先生皆以功名顯在功之兄日在充者舉進士有聲于朝其父兄親友所以涵育其良心者素矣而諸大夫又相與諷詠而縱臾之予故於是帙也見在功之賢而亦以見慈水之多賢

雪峯詩集序

岷王殿下好觀雪峯因以自號而題諸廥製曰雪峯詩集戊寅之夏某幸獲莊誦是詩乃仰而嘆曰美哉渢渢

乎盡物之情而不行清新而偉麗既而思曰昔之人有言曰作詩者必窮而工故凡詩詞之精多出於窮困之士之手蓋士之方窮動遭拂阸其氣常磊砢鬱積而不得乎激而成聲震動浩宕足以驚聞駭矚固勢使之然也

王爵位下

天子一等祿養之隆於人臣極矣矧當

國家敦本睦親之日有河間之寵遇無陳思之猜嫌則於志意固無拂順適焉者而發之詩章乃清新而偉麗若此何歟今夫風過竅而號入叢而吼盪谷而叫無是

數者則不能以鳴皆風之小者也若夫硼磤於土囊之口而震盪乎汰寥之中者夫焉有所軋而鳴乎今夫水或壑於潭或迸於穴或梗而咽或壅而決而後鳴無是數者則泊乎且無聲皆水之細者也若夫江漢之奔流潮汐之下上雷轟而霆怒者夫焉有所激而鳴乎人之於言也亦然氣稟既微少遇順適則志氣益頹靡而不自振形而爲言亦骫瑣卑弱而不足觀　王明敏而英果得於天者固厚而又好學不倦日惟留神於編簡筆翰之間而不肯一騖其心於無所用之地精神意氣斂束而培養之也固則夫祿位之豐隆正足以移氣養

體而益厚其所蘊又何惑夫詞翰之出於人乎哉彼其積之不厚不能自振困而後有以鳴者曾烏足以喻
王而以爲疑邪讀雪峯之詩者尚亦以是求之

詠史詩序

山林自古多忘世之士李翁秉清操閟廬東郊卉木翁魚之與居吾固謂其恬漠無懷於斯世也或曰翁博學
善吟詠才足以用世非枯槁宿名者比予猶謂隱居之
士讀書賦詩亦以自適其情耳及得其詠史詩讀之乃
知翁雖不能瑣瑣交刺牘自售達者之門然猶未能忘
其情復爲世俗界非相激發乃因尚論而寄意焉也且

世或以用不用或以不用用則固在我而不在人其惡能自磨滅哉且今之執柄者以其予奪慶刑翁赫乎一世皆曰天齊于民畀我一日李翁褒刺乎千載之上而寓其予奪慶刑于千載之下天之畀人孰為重乎進不能有為退復叙然無所事其使予憮然而興懷者非兹什也夫

詩意卷序

陳君德章宦游荆南自孟瀆泝流千餘里浮鄂渚歷漢沔登岳陽之樓南觀衡山洞庭北睨夢澤泛潛江達漳河西瞻秭歸還驅武當眺望太白却顧巴巫名山大川

極天下之觀而其瑞石之奇煙雲之變舟航之多禽蟲草木之異雜陳乎其間德章往來上下凡數年其諸可玩之物固已飫聞而飽見而全楚之墟屈宋嘗以詞賦鳴山川草木禽蟲之屬咸歸其諷詠久矣于楚詞而游荆邦以觀以詠則固可以占絕人間無復餘想而德章乃復命工繪圖自泉石舟廬以及草木鳥獸蟲魚巨細畢載裝潢成帙凡四方士之道荆南而能聲詩者咸為之題詠多至數十百篇豈其興致之有屬乎他日德章歸四明予造訪相與言荆南之勝而德章出是卷示予且曰吾家居市㕓多塵囂之擾吾故為置此卷客有過

我者請為之拔[illegible]諷詠其詞雖未必皆屈宋之比而湖山千里之迹可以坐得於戶庭几席之間不亦庶幾忘塵囂洒然而樂乎予曰善序以歸之

、竹村梁先生六十詩序

竹村梁先生居故墅湖之口西于吾家二里而先甫友蘭公暨吾祖東皐公俱博學工文詞為道誼友所為詩積若干首名蘭皐倡和集風辰月夕吾祖非友蘭公至弗樂也今吾父吾叔於先生也亦然近歲邦奇仕湖湘奉家君以行家君覽江山之勝念先生弗置居無何拜使邀之而先生亦不遠千里聚首公署再朞而歸名山

大川游覽殆徧所爲詩積若干首名雲竹倡和集云先生風儀端偉性質忠誠應酬之暇終日儼然玩視書史古今成敗人物臧否對客出言從容詳叙若籌數錐畫聽者忘倦當其出入湖南一時賢達見其氣貌接其言論誦其聲詩無不悚然加敬况於連桑梓之陰敦世講之好者哉正德辛巳壽躋六十九月五日實維初度時先生誼教光溪吾父叔乃各爲詩一首寓膽慕之意吾兄弟亦繼有作越數日先生乃還置酒於竹村之廬酒罷登詩于軸詩凡五首不附他姓作者紀世誼也

竹泉詩序

休陽王伯獻築室于玉几山之南引泉鑿池而種竹其上友人程侍御斯言為扁其室曰竹泉促德也伯獻游江湖抵四明四明之士愛之為賦竹泉詩以贈至成鉅卷甬川張子讀之喟然而歎曰世固有善觀物者乎何其獲我心也今夫竹通而節勁而理圓而貞瀟灑而不浮挺峻而不峭故詩以興武公而白太傅稱其似賢非過也今夫泉靜而發曲而遂深而夷漸而至清而不矯虛而任物柔而不可禦旁行而不狎故易以象育德而柳子厚號以為愚甚誣也予嘗南遊瀟湘北覜淇澳觀所謂竹與泉者超遙乎若鳳鳴層巔而鯢游大壑身無

俗之可醫而耳無塵之可洗庸詎知伯夷原憲不與我同時也昔者莊生觀泉而遺竹王猷愛竹而遺泉而伯獻乃兼得之世固有善觀物者乎何其獲我心也第未知休陽竹泉於湘江淇澳何如爾包君子茂告我曰王几之外芝山古城環其東松蘿拱其北齊雲立其西汶溪旁流會于率溪東流入于海其地最清勝號小武當云則於湘江淇澳亦庶幾矣夫惜乎吾未及入其山翱翔枕漱乎其間雖然見伯獻也與吾四明士之作題圖泠然坐我清風碧澗中矣